



世界历史故事

(三十四)

刘明军 主编

目 录

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	员
黄金国的发现	远
美国废奴运动	苑
废奴运动的内部分歧	园
彻底的废奴主义：约翰·布朗者	源
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	猿
美国南北战争	缘
“最佳总统”：林肯	缘
巴拉圭战争	苑
马汉的制海权理论	猿
从“缅因号”爆炸说起	苑
最蛮横的非正义战争：美国—墨西哥战争	愿
墨西哥游击战的兴起	愿
韦腊克鲁斯港登陆和墨西哥首都失陷	愿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	愿
图帕克·阿乌鲁	愿
米格尔·伊达尔哥	员
何塞·马里亚·莫瑞洛斯	员
古巴三十年解放战争	员
十年苦斗	员
革命力量的重新积聚	员

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帝国主义的各种基本矛盾一步步尖锐起来。作为帝国主义基本矛盾之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是日趋激化。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拚个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急于在未来这场大厮杀中争取伙伴，孤立对手，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斗争。终于在十分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关系的情况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德国皇帝在法国的皇宫里举行登基大典，这对于法国不能不算一个国耻。不过，更重要的是，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后签订的《法兰克福条约》，从法国获得了五十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和有丰富资源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因此，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很快就跃居世界第二位。就这样，老牌的法国帝国主义和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关头，成了世仇。这一情况，决定了帝国主义两大对立营垒中的两个基本成员。

德国宰相俾斯麦原来以为，通过普法战争和《法兰克福条约》，已经“使法国流尽了血”。但他很快就大吃一惊地发现，法国的力量在战后短短的几年中就迅速恢复过来。法国资产阶级对内积极煽动复仇情绪，对外四处寻求伙伴，企图

卷土重来。于是，德国帝国主义极力在外交上拉拢别的国家，孤立法国。但是，在俄、奥、英等帝国主义彼此斗得眼红的情况下，要想四面讨好，谁也不得罪，是根本办不到的，更何况迅速崛起的德国帝国主义本身又会给这种斗争带来新的内容呢。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自称“诚实的掮客”的俾斯麦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助英、奥匈而抑俄，使奥匈帝国占有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给企图趁1877年俄土战争之机在巴尔干大捞一把的沙俄帝国主义小小地使了个绊子。这是因为，如果野心勃勃的俄国在巴尔干占了上风，比起国际上称为“布头帝国”的奥匈帝国来，对德国的利益更为有害。这样一来，俄国丢了到口的肥肉，自然迁怒于德国，俄德关系恶化了。然而德奥却释除了当年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互争雄长的那一段夙怨。1879年10月，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两国中如有一方受到俄国进攻，则双方互相支援；如遭别的国家（实际上暗指法国）进攻，则另一方守善意之中立。如遭到俄法两国进攻，则双方联合作战。德国终于把奥匈帝国死心塌地地拉到自己的一边。

在柏林会议和其它场合，俾斯麦还搞了另一个诡计。他找法国代表吹风说：“突尼斯这个梨子已经熟了，是你们去摘取的时候了。”表示德国同意法国吞并突尼斯。果然，法国资产阶级闻讯大喜，1881年出兵吞并了突尼斯。这一下，可激怒了视突尼斯为禁脔的意大利。俾斯麦一箭双雕，既将法国的视线引向海外，又挑起意法矛盾，将意大利拉向自己。为了与法国争夺，意大利转向德、奥。意、奥之间本来在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巴尼亚素有龃龉，但德国方面对意提

出：“通往柏林的路必须经过维也纳”。德、奥、意三国终于在 1879 年 10 月订立盟约，如意被法攻，则德奥相助；如德被法攻，意则相助。如缔约国中一方或两方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进攻，则其他国家相助。从此，“三国同盟”宣告成立。

“三国同盟”的逐步形成，使法国更加急于冲破自己的孤立状态。德、俄交恶之后，法俄两国日益密切起来。沙俄的军火、公债都依赖法国。列宁在论述法国这个“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时候指出：“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法国在俄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一百亿法郎。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促成了俄法联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两国海军互访，双方都组织了极为盛大的热烈欢迎。1892 年，签订了《俄法协定》。

这一时期的英国，却处在十分微妙的地位。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看风使舵，拒绝结盟，采取了一种所谓“光荣孤立”的政策。

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是一对老冤家，几百年间，彼此争战不停。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法国的国势虽然有很大下降，但仍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亚洲的争夺，特别是在非洲的瓜分方面，仍然几乎处处和英国发生冲突。英国在非洲的侵略活动，遵循着它为自己制定的“两线计划”，就是要把它的非洲殖民地从开普敦到开罗，南北联成一片。这个计划恰同法国要从西非的佛得角横贯大陆直抵东非之角（索马里）的“增”计划针锋相对。1898 年，英国镇压了苏丹马赫迪起义，克其纳在占领恩图曼、喀土穆之后，迅速率领英国侵略军南下法绍达。但是，法国政府早已命令马尔尚上尉自西

向东推进，先期到达法绍达。于是，英法两军在这个地区剑拔弩张，形势紧张到列宁所说的那样：‘英国差一点就同法国作战。’

英国与俄国之间矛盾也十分尖锐。在中东地区，沙俄一直企图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打通黑海南下地中海的出路，以便进一步向地中海及其以外地区争霸。而自从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地中海、红海和运河地区成为大英帝国东通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生命线，势必不能坐视俄国对此造成威胁。俄国在中亚细亚的扩张，将领土推进到伊朗、阿富汗边境，并企图征服伊朗、阿富汗，出波斯湾、下印度洋，威胁印度。这一点更为英国所不容，两国在伊、阿地区明争暗斗，十分紧张。在远东地区，沙俄不断侵占我国领土，扩大在我国的侵略势力，也同英国帝国主义利益势同水火。1896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就是英国支持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付沙俄的。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英国本来就偏袒日本，加之，沙俄海军将英国渔船当作日驱逐舰予以炮击，几乎引起英俄之间的战火。

然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最终决定着英国外交的走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由于德国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后来居上，终于使英德这一对在初期不甚突出的矛盾急剧突出起来。德国的商品在世界各个地区排挤英国，给英国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威胁。而更严重的是，德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日益成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的主要对手。德国大使对英国外相说：“每个人都知道，英国应有尽有，而我们呢，相反地，有的很少。”德国的外相波

洛夫更狂妄地说：“别的民族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能以蓝色天空为满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求在太阳下也有我们的地盘。”在亚洲，德国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在非洲，德国吞并了坦噶尼喀，并同法国等，到处与英国对抗。正是因为它在东非殖民地的建立，才最终打破了英国实现其“圆”计划的美梦。不仅如此，德国还向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挑衅。特别是在中东，德国拚命拉拢土耳其，获得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权利。对此，德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欣喜若狂地叫嚷：“巴格达铁路将替我们开辟到伊郎和阿富汗的道路，而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

除了在陆地上的争夺以外，野心勃勃的德帝国主义还准备在海上与英国一决雌雄。它提出“德国的未来在海上”的口号，拚命扩充海军。1898年，通过了海军大建设法案，1900年又通过更为庞大的海军建设案，规定：德国的海军力量“当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作战时，能够威胁那个国家的优势”，其矛头直指海上霸主英国。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英德两国更在主力舰的建造上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海军军备竞赛。

上述这一切，使英德矛盾超过了英法和英俄的矛盾，构成了对英帝国主义根本利益的威胁。因此，英国外交逐渐偏向法国和俄国。1904年，英法两国首先达成谅解，签订了英法协定，然后，法国从中斡旋，英俄开始彼此接近。尤其是经过1905年革命之后，沙俄不仅暴露了它极端虚弱的本质，而且这场革命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影响很大，促进了亚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高涨的到来。这一情况，不仅使英国减轻了对沙俄威胁的忧虑，而且使它深切感

到，为了自己在东方殖民统治的利益，也需要给沙俄撑腰打气。这样，英俄两国也调整了彼此在伊朗、阿富汗等地区的关系，终于在 1907 年签订了《英俄协定》。英、法、俄三国协约遂告形成。虽然这以后，在彼此不断地大挖对方墙角的活动中，意大利被英法方面拉走，但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形成，仍然是帝国主义两大强盗集团对垒的鲜明标志。

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这一系列危机和战争终于导致 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

黄金国的发现

一个厌倦欧洲生活的人

一八三四年，一艘美国轮船从哈弗尔驶向纽约。在数百名亡命者中有一个名叫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人。他原籍瑞士巴塞尔附近的吕嫩贝尔格，现年三十一岁。他正面临着欧洲几个法庭的审判，将被指控为破产者、窃贼、证券伪造者，于是他急急忙忙撂下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巴黎用一张假身份证弄到一点钱，踏上了寻找新生活的旅程。七月七日，他抵达纽约，在那里混了两年，几乎什么事都干过，什么打包工、药剂师、牙医、药材商、开小酒馆，不管会干不会干，最后总算略微安定，开了一家客栈，可是不久又将它出售，随着当时一股着魔似的迁徙洪流搬到密苏里州，在那里经营农业，没有多久就积蓄了一小笔财产，可以过安安

稳稳的日子，然而他的门前总是不断有人经过，皮货商、猎人、冒险家、士兵，他们有的从西部来，有的又到西部去，于是“西部”这个词就渐渐地有了诱人的魅力，只知道到那里去，首先遇到的是茫茫的草原，成群野牛，人烟稀少，在草原上走一天甚至一星期，都见不到一点儿人影，只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在那里追逐猎物，然后迎来的是无法攀登的高山峻岭，最后才是那“西部”的土地。关于这片土地的详细情况，谁也说不清楚，但它那神话般的富饶却已变得家喻户晓。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还是相当神秘。人说在那一片土地上遍地流的是牛奶和蜂蜜，人人可以随便取用。只不过那是一块遥远的地方，无穷无尽的远，要到那里去是有生命危险的。

但是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浑身都是冒险家的血液，安居乐业并不能吸引他。一八三七年的一天，他变卖了自己的田地和家产，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带着车辆、马匹、一群美洲野牛，从印第奔斯堡出发，到那陌生的远方去。

进军加利福尼亚

一八三八年。苏特尔带着两名军官、五名传教士、三名妇女坐着牛车向茫茫无际的远方驶去。他们穿过一片又一片的大草原，最后又翻过崇山峻岭，向着太平洋的方向进发。他们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十月底到达温哥华。可是，两名军官在到达以前就离开了苏特尔，五名传教士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三名妇女在半途中因饥饿而死去。

现在只乘下苏特尔一个人了，有人留他在温哥华住下。

并替他谋到一个职位，但都没有用了，他拒绝了一切，加利福尼亚——这个有着魔力般的名字始终诱惑着他。他驾着一条破旧的帆船，渡过太平洋，先到达夏威夷群岛，然后沿着阿拉斯加的海岸，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在一个名叫圣弗兰西斯科的荒凉地方登陆。当时的圣弗兰西斯科可不是象今天这样一座在大地震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的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当时的圣弗兰西斯科仅仅是一个贫穷的渔村，尚未成为墨西哥的那个偏僻省份——加利福尼亚的主要城市，就连它的名字也还是跟着弗兰西斯教派的传教站叫起来的呢。当时的加利福尼亚无人管理，一片荒芜，是美洲新大陆最富庶的地区中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西班牙的混乱局面由于缺乏任何权威而加剧，暴乱四起，畜力人力匮乏，没有励精图治的力量。苏特尔租了一匹马，驱着它走进肥沃的萨克拉门托山谷。只用了一天时间，他就全明白了：在这片土地上不仅可以建立一座农庄、一个大农场，简直可以建立一个王国。第二天他骑马前往蒙德来，这是一座十分简陋的首邑。他向阿尔瓦拉多总督作了毛遂自荐，讲了自己要开垦这里一片土地的意图，他要从夏威夷群岛带来卡拿卡人，并让这些勤劳的有色人自己定期从那里迁到此地，而他则愿意承担起为他们建立移民区的责任，要建立一个名为新黑尔维喜阿的小国家。

“为什么要叫新黑尔维喜阿呢？”总督问。“我是瑞士人，而且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苏特尔回答说。

“好吧，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把这片土地租让你，为期十年。”

你看，事情很快就在那里达成了协议。而在远离文明千

里之遥的地方，一个人的能力会获得一种和在家里完全不同的报偿。

新黑尔维喜阿

一八三九年。一行用牲口驮着货物的队伍沿着萨克拉门托河岸缓慢地向上游走去。苏特尔骑着马走在最前面，腰间别着一支枪，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三个欧洲人，接着是一百五十名穿着短衫背心的卡拿卡人，然后是三十辆装载着粮食，生活用品、种子和弹药的牛车，以及五十匹马、七十五头骡和成群的奶牛、绵羊，末尾是一支小小的后卫——这就是要去征服新黑尔维喜阿的全部人马。

在这些人面前滚起火的巨浪。他们焚毁树林，这是比砍伐更为简便的方法。巨大的火焰刚刚烧完这一片土地，树墩残干还冒着余烟，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建造仓库；挖掘水井；在无需耕犁的田地上撒种；为源源而来的成群牛羊筑起栏圈。渐渐地从邻近传教站开辟的偏僻殖民地迁移来大批新人。

收获是丰硕的。播下去的种子获得了五倍的收成。粮食满仓。不久，牲畜就数以千计。尽管在这片土地上还存在不少困难，还需要对敢于不断侵犯这片欣欣向荣的殖民地的当地土著人进行讨伐，但是新黑尔维喜阿的疆域可以说已发展到幅员辽阔。河道水渠、磨坊工场、海外商店都纷纷兴建创办起来。船只在江河上来来往往。苏特尔不仅供应温哥华和夏威夷群岛的需要，而且还供应所有停泊在加利福尼亚的帆船的需要。他种植水果——这些加利福尼亚水果今天已誉满



全球。你看，水果在那里长得多么繁茂！于是他引进法国和莱茵河的葡萄。没有几年工夫，遍地都是果实累累的葡萄藤。至于说到苏特尔自己，他建造了许多房屋和豪华的庄园，还不远万里，用一百八十天的时间从巴黎运来一架普莱耶尔牌钢琴，用六十头牛横越过整个新大陆，从纽约运来一台蒸汽机。他在英国和法国的那些最大的钱庄银行里都能得到信贷和存有巨款。现在，他已经四十五岁了，正处在事业胜利的顶峰。他想起了自己在十四年前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不知扔在世界的何处，于是他给他们写信，请他们到他这里来，到他自己的领地上来。因为他觉得现在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是新黑尔维喜阿的主人，是世界上最富裕的阔佬之一，而且将永远富裕下去。尔后，美利坚合众国也终于把这块放任不管的殖民地从墨西哥手中并入自己的版图，一切更有保障和安全了。又过了若干年，苏特尔确实成了世界上最最有钱的人。

带来厄运的一铁锹

一八四八年一月。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一个细木匠——詹姆斯·威尔逊·马歇尔突然心情激动地冲进他的家里，说他一定得同他谈一谈。苏特尔十分惊异，因为他昨天才刚刚把马歇尔派到柯洛玛自己的农庄去建立一个新的锯木场，而现在他却没有得到允许就返了回来。站在苏特尔的面前，激动得直哆嗦，然后将苏特尔推进房间，锁上房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含有少许黄色颗粒的沙土，他说他昨天掘地时突然注意到这种奇怪的金属，他认为这就是黄金，可是别人却

嘲笑他。这时苏特尔变得严肃认真起来，拿着这些颗粒去做
了分析试验，证明是黄金。他决定第二天就和马歇尔一起
骑马到那农庄去。然而这个木匠师傅在当天夜里就冒着暴风
雨骑马回到了农庄，他也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得到证实。——
他是被那种可怕的狂热所攫住的第一个人，不久这种狂热震
撼了整个世界。

第二天上午，苏特尔上校到达柯洛玛。他们堵截水渠，
检查那里的泥沙，人们只需用筛滤把泥沙稍微来回摇晃几
下，亮晶晶的黄金小粒就留在黑色的筛网上了。苏特尔把自
己身边的几个白人召集到一起，要他们发誓对此事保守秘
密，直至锯木场建成。然后他骑马回到自己的农庄，虽然他
神情坚毅严峻，内心却无比兴奋：据人们记忆所及，迄今为
止还没有人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黄金——黄金竟会完全暴
露在地面上，而这片土地却是属于他的，是他苏特尔的财
产。看来，这一夜真好象胜似十年：他成了世界上最最富
有的人。

陶金热

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不——，他后来成了地球上最贫
穷、最可怜、最绝望的乞丐。八天以后，秘密被泄露，是一
个女人——总是女人！——把这事对一个过路人讲了，还给
了他几颗黄金细粒。接着发生的一切可真是史无前例的。苏
特尔手下的人一下子全都离开了自己的工作，铁匠们跑出铁
工场，牧羊人扔下羊群，种葡萄的离开葡萄园，士兵们撂下
枪支，所有的人都象中了魔似地急急忙忙拿起筛网和煮锅

向锯木场飞奔而去，从泥沙里淘黄金。一夜之间，整片土地就被人弃置不顾了。奶牛没有人去挤奶，在那里大声哞叫，有的倒在地上死去；围起来的一群群野牛冲破了栏圈，践踏着农田；成熟的庄稼全烂在秸秆上；奶酪工场停了工；谷仓倒塌；大工场的轮盘联动装置静静地呆在那里。而电讯却不停地传播着发现黄金的好消息，跨过陆地，越过海洋，于是从各城市、各海港络绎不绝地有人来，水手们离开自己的船只，政府的公务员离开自己的职守，他们排成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纵队，从四面八方拥来，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坐车，掀起一股疯狂的淘金热。这些挖金者简直象一群蝗虫。他们不承认任何法律，只相信拳头；他们不承认任何法令，只相信自己的左轮手枪。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殖民地上到处都是这样一群放荡不羁、冷酷无情的乌合之众。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没有主人的；也没有人敢对这群亡命之徒说一个不字。他们屠宰苏特尔的奶牛，拆掉苏特尔的谷仓，盖起自己的房子，踩烂苏特尔的耕地，盗窃苏特尔的机器——一夜之间，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就穷得象个乞丐，恰似迈达斯国王最后憋死在自己点化的黄金中一样。

而这股追逐黄金的空前风暴却愈演愈烈；消息传遍整个世界，仅从纽约一地，驶来的船只就有一百艘，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一八五〇、一八五一的那四年里，大批大批的冒险家从德国、英国、法国蜂拥而至。有些人绕道荷恩角而来，但对那些最急不可耐的人来说，这条路线无疑是太远了，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通过巴拿马地峡。一家办事果断的公司迅速在地峡兴建起一条铁路，为了铺设这条铁路，数以千计的工人死于寒热病，而这仅仅是为了使

那些心情急躁的人能节省三四个星期的路程，以便早日得到黄金。无数支庞大的队伍横越过美洲大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讲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他们都在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地产上挖掘黄金，就象在自己的地里一样。一座城市以梦纪般的速度在圣弗兰西斯科的土地上矗立起来，互不相识的人彼此出售着自己的土地和田产——而这一片土地是属于苏特尔的，并由政府签署的公文证明。尽管如此，他自己的王国——新黑尔维喜阿的名字终于在这个迷人的字眼——黄金国、加利福尼亚面前消失了。

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再次破产，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这种豪夺，木然无神。起初，他还想同他们争夺，他想同自己的仆人和伙伴们一起歛取这份财富，可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于是他只好从淘金区完全退出来，回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山麓农庄，远离这条该诅咒的河流和不圣不洁的泥沙。他回到自己的农庄隐居起来了。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已成年的孩子终于在那里同他相会，但妻子到达不久就因旅途过于疲劳而死去。三个儿子现在总算在身边了，他们加在一起是八条胳膊。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和儿子们一起重新开始经营农业；他再次振作精神，带着三个儿子发愤劳动，默默地、坚韧地干着，充分利用这块肥沃得出奇的土地。在他的内心又孕育着一项宏伟的计划。

诉 讼

一八五〇年，加利福尼亚已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在合众国的严格治理下，秩序也终于跟随着财富一起来到这



块被黄金迷住了的土地上，无政府状态被制止住了，法律重新获得了权力。

于是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突然提出了自己的权益要求。他说，他有充分、合法的理由要求圣弗兰西斯科城所占的全部土地归属于他；州政府有责任赔偿他由盗窃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对所有从他的土地上挖掘出来的黄金，他都要求得到他应得的一份。一起诉讼开始了，而此案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控告了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名在他的种植区安家落户的农民，要求他们从私自强占的土地上撤走，他还要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支付给他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对他私人兴建的那些道路、水渠、桥梁、堰堤、磨坊等的赎买金，要求联邦政府支付给他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对他的农田遭受破坏的赔偿。此外，他还要求从挖掘出来的全部黄金中得到他的份额。为了打这场官司，他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埃米尔送到华盛顿去学法律，并且把自己从几个新农庄中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统统化在这场耗资无数的官司上。他用了四年之久的时间才办完所有上诉的法律程序。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审判的时候终于到了。廉洁公正的法官汤普森——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长官裁定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对这片土地的权益要求是完全合法和不可侵犯的。

到这一天，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总算达到了目的。他成了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

结 局

难道他果真成了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不——根本没有，他后来成了一个最最贫穷的乞丐，一个最最不幸和失败最惨的人。命运又一次同他作对，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而这是使他永世不能翻身的一击。判决的消息传开之后，圣弗兰西斯科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席卷起一场大风暴。数以万计的人成群结伙举行暴动。所有感到自己财产遭到威胁的人，街上的无赖歹徒和一贯以抢劫为乐事的流氓一起冲进法院大厦，把它付之一炬。他们到处寻找那法官，要将他私刑处死。他们集结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前去洗劫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全部财产。苏特尔的长子在匪徒们的围困下开枪自尽了；第二个儿子被人杀害；第三个儿子虽然逃出性命，但在回家的路上淹死了。新黑尔维喜阿的土地上一遍火海，苏特尔的农庄全被烧毁，葡萄藤被践踏得乱七八糟，家具器什、珍贵收藏、金银钱财均被抢劫一空，万贯家财在毫不怜悯的愤怒之下统统化为乌有。苏特尔自己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

经过这一次打击，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他的事业全完了，他的妻儿都已死去，他的神志已混乱不清。在他已变得十分糊涂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还在不时地闪烁：去寻求法律、去打官司。

一个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老人在华盛顿的法院大厦周围游来荡去走了二十五年。法院里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认识这个穿着肮脏外套和一双破鞋的“将军”。他要求得到他的几十亿美元。而且也真有一些律师、冒险家和滑头们不断地怂